

他的宦海初途值得每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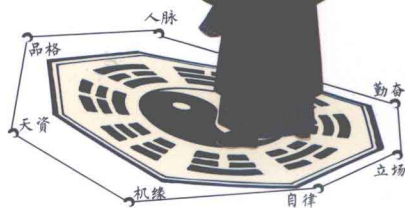
曾国藩

做官

三年



朱琨 著



他天资平庸
两试落第
却实现人生逆袭
成就千古官圣第一人的美誉

疆场竞斗他运筹帷幄
世事人心他洞若观火
读书识人修身处事
他的人生目标似乎是一个完人

读历史 懂政治 学曾国藩 用『中国式力量』
代代都有中国人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

曾国藩



做官头三

朱珏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做官头三年 / 朱琨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201-08427-5

I. ①曾… II. ①朱… III. ①曾国藩 (1811 ~ 1872)
— 生平事迹 IV. ①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240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68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字数：260 千字

定价：32.80 元

楔子 / 001

第一章 万事开头难

失落同进士 / 005

英雄救美的代价 / 011

落空的圈套 / 018

第二章 一生的贵人

劳崇光的赌注 / 025

文章才是硬道理 / 032

制造出的爱好 / 038

第三章 突如其来的姻缘

新欢旧爱 / 045

情至深处 / 054

投其所好 / 057

第四章 入豪门的宛姑

曾国藩的少年情愫 / 063

广元救难 / 069

宁亲王的阴谋 / 077

第五章 情人和内人

做人要大度 / 085

纳妾也包办 / 091

夫人来京的尴尬 / 097

第六章 以德报怨

寻医海淀 / 103

险入邪教 / 109

二入医仙府 / 115

第七章 非同寻常的药引

穆彰阿拉拢人心 / 121

寻药圆明园 / 127

涂生见春圃 / 134

第八章 泪别宛姑

该求教时一定要求教 / 141

算卦也不顺 / 147

化名李又堂 / 152

第九章 功夫不负有心人

对弈得贵人 / 159

多用点心总是好事 / 163

多个朋友多条路 / 167

第十章 好朋友欧阳兆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 173

过年也得想着领导 / 177

散馆考个好成绩 / 181

第十一章 人生总要度劫数

医仙显圣 / 187

跟着皇上去祭天 / 192

老油条也会闹笑话 / 197

第十二章 师从理学

一顾不成便二顾 / 203

日记里的门道 / 207

省身十二课 / 212

第十三章 饿晕的侍讲

送礼的策略 / 217

饺子宴上的《里胥》 / 221

工作狂人 / 225

第十四章 巧得《冰鉴》

修身六法 / 231

识人之术 / 235

劳辛阶的妙策 / 240

第十五章 觐见天颜

胸有成竹的舌辩 / 245

节俭的道光 / 249

临行前的拜访 / 254

楔子

道光十六年的冬天出奇的冷，直到阳春三月开科取士时，一群群的叫花子就像从地里冒出来般，在京城街衢巷尾踵来簇去地讨要吃食。伴随着这些衣衫褴褛的汉子们的，自然是全国各地蜂拥而来的举子。所谓“臭沟开，举子来”，自过完年起，公车会试的孝廉^①们水陆舟车络绎不绝，荟萃整个京华，一时间酒楼茶肆里人头攒动，到处是文人寄宿会友之地。直到恩科大典结束，各处同乡会馆关闭，连日来论诗会文的举子们才纷纷散去，或摆酒庆贺，或拜见座师^②，或整理行囊辞行而去，喧嚣了好一阵的北京城才逐渐清静下来。

晚霞轻舒，好似笼罩着夜空，天安门左侧芦棚下的龙门里，孤零零地站着一个年轻的举子。这人二十岁出头，一对三角眼迷蒙少神，粗黑面皮；头发像是几个月没剃，寸许长蒿草般的发碴儿叉叉丫丫，一部分被汗水浸湿贴在前额；大襟马甲里的月白布截衫满是油污汗渍，脚下套了双露着洞的布鞋，显然是落魄至极。看样子他应该站在广场很久了，目光呆滞，脸色苍白，整个身体一如木雕泥塑般痴呆。他下意识地抓紧袖子，里头几十文串好的小钱已经被攥热了。这些钱，连剩下的饭账都无法结清，更别提回湖南老家的盘缠了。

他叫曾子城，字伯涵，时年二十六岁，是从长沙赶赴京城应试的举子，

① 清朝时对举人的雅称。

② 明、清两代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

这次恩科会试已是他第二次落第。本来出榜前，考官透出风是给荐卷的，他也自觉这三篇文章无论如何都能高中，谁知发榜时竟然连个末等名次也没排上。如今考试已完，连个打抽丰^①的去处都没有了，而立誓不取功名不回乡的曾子城，自觉在家人面前已无任何颜面。

曾子城长叹一声，踉踉跄跄地寻了块石墩坐下，实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正自怅然罔顾间，却见远处菖蒲河边有一男子正沿河迤迤而行，似是要寻短见的样子。一时间曾子城热血上涌，便顾不得适才还萎靡的心绪，快步赶了上去，一把扯住他的袍袖道：“这位兄台也是举试不第么？”

听闻有人说话，男子回过头来。曾子城看这人年纪和自己大抵相仿，白净面皮，长得清瘦，留着两绺八字须，一条发辫乌黑直垂，穿件靛青的半棉夹袍，鱼肚白夹裤，脚踏一双黑冲呢布鞋，倒是打扮得干干净净。再往脸上看去，发现他神色间虽然带着些许惆怅，却并无半分懊恼哀怨。伫立半晌，男子才轻哼一声笑道：“应试举子千万，得中者不过寥寥百人，此间相遇也不算新奇吧？”曾子城苦笑不语，随着男子走下河岸道：“来次再试未尝不可，兄台大可不必认真。”

谁知他此话一出，男子竟忽然嬉笑起来：“我看认真的倒是足下。适才我在河岸观鱼，见此处风景甚好，正想借景咏诗一首，谁知道刚开了个头就被你唤了下来。”说着话他找了块干净的石头随意坐下，说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他这诗文念完，逗得曾子城也笑了起来：“此乃李义山的名句，可也正印你我此刻心境。不知兄台如何称呼？”

“我是湖南人，复姓欧阳。”男子微微一笑，黑黝黝的瞳仁中闪出这年龄难有的聪颖老练：“叫我晓岑就好，敢问尊姓台甫^②？”一面说一面又笑起来。曾子城见他不想以真名示人，寻思着兴许有成绩不好的原因在里面，此刻自不便深问，遂点头道：“你我倒是同乡，我是湘乡人，大号曾子城，你叫我伯涵就是。”说话间曾子城也暗自心惊，他没想到这欧阳晓岑竟如此

① 亦作“打秋风”。指利用关系向人索取财物，亦泛指向有钱人求得财物赠与。

② 敬辞，旧时用于问对方的表字或别号。

豁达，落榜之余仍观水咏诗，实非常人能及。却见欧阳晓岑舔了舔嘴唇，无所谓道：“也没什么，大不了再来一次罢了，伯涵也不必太过放在心上，家父总说，《四书》虽然要读，但天下文章却是读不完的，不如顺兴之所在学些对自己有用的更为要紧。你说，我辈读书却是为了什么？”

欧阳晓岑这一问倒把曾子城问呆住了。他不是没想过读书是为了什么，只是这题目过大，一时竟无法回答。想到父亲曾麟书穷一生博取功名，十几次考试，到头来却只是个秀才。自己如今也两次落第，实不知这读书何用。却听欧阳晓岑说道：“自然是想博个功名，中了秀才想中举，中了举人想进京；即使得了状元又能怎样？不如趁早治学才是正途，无论如何都是为国家出力罢了。”

曾子城重重点了点头，少年时的志愿宏图有如一幅渐影的泼墨山水般浮现上来，他若有所思地道：“对，无论如何为国出力才是我辈读书之志。如今内忧外患、遍地疮痍，只有早立宏图之志，才有效国之力。”欧阳晓岑看曾子城说得郑重，也被他感染了：“伯涵有此大志，何愁再试不中？姜尚毫耄之年还能登台拜帅，你还有何忧虑？”

他这一席话虽然不多，却对此刻的曾子城有醍醐灌顶的功效，白居易尚且因三登科第不中而留下“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的名句，自己缘何这般承受不起！世上哪个人又能生下来不经磨砺就平步青云的？想到这里他站起身，对欧阳晓岑深施一礼：“闻晓岑此言真似十年苦读，曾伯涵在此谢过。这就回乡再读，下科定当中第。”说着对欧阳晓岑再次颌首以礼，转身大步向远方走去。

欧阳晓岑眯着眼睛，在辉映的晚霞间看到曾子城并不高大的身躯已经渐行渐远，只留得沉重有力的脚步声兀自回荡。他仰天长笑，大声道：“君既有忧国忧民之志，望早日成就国之藩篱屏障。”曾子城站住脚步，缓缓地转过身，悠然说道：“下科如若得中，定当更名‘国藩’！”言讫再不说，背着行囊的身影早已消融在橙黄氤氲的天际间。



万事开头难

失落的同进士

道光十八年的孟夏四月，湖南早已是繁花似锦、生意盎然之时，遥远的北京城里却是朔风^①阵阵，冷雨纷飞。凄风呻吟中，冰粒子般的碎雹子连续打在脸上，好像被隔了层棉布的钝刀子划过般生疼。远处被雨水淋过的城墙黑沉沉的，衬着天空中阴暗发红的彤云愈发低沉了。宣武门外果子巷的万顺老店里，一个瘦弱的年轻人正站在绵密的风雨中望着店门外一株簌簌发抖的白杨树发呆。倏然间，一股贼风透着冰冷，卷起漫天的水滴如同一把看不见的大扫帚般横扫过来，直刮得客店的两扇樟木门砸在砖墙上砰砰直响，年轻人亦不由自主地连着打了几个冷战。

白日里龙门放榜，曾子城虽然今科得中，却只落得个三甲的同进士之名，他心里怎能欢喜？想到离家前父亲曾麟书带着家人倚门相送的情景，以及其中饱含的殷切期望，心里又是一阵酸楚。

“伯涵不去屋里猜枚^②饮酒，却在雨中苦候何人？”随着声音响起，客店内信步走出一个清瘦的年轻举子，看样子约是二十出头的光景，正撑把

① 北风，指冬天的风，也指寒风。

② 一种游戏，多用于酒令。

油纸伞往这边走来：“如今是该叫你‘国藩’还是子城呢？”

曾子城闻言转过身，看到的却是四年前在长沙结识的湘乡好友，字孟容的刘蓉。遂喟叹一声，脸色晦暗阴沉：“孟容休要取笑，我如今这等光景还能谈得上‘国之藩篱’么？”刘蓉抬头望了望渐暗的天色，扯着曾子城在店下窝棚里站定，边抖落着身上的雨水边说道：“今时不同往日，一来伯涵三甲得中，二来你我又在此不期而遇，也算得上美事两桩，怎会如此忧郁？”

曾子城长叹口气，随手拉了把湿漉漉的凳子径直坐下：“十年寒窗，两次落第，如今却只换来个同进士出身，怎能让我欢喜？”

“伯涵大可不必忧虑。”刘蓉已知曾子城此时心意，便挑拣着能说的言语劝慰道：“三日后还有朝考，又是天子亲临，届时伯涵若是得了‘朝元’，不愁不入翰林。”谁知曾子城却懊恼地摇了摇头：“我已决定明日回乡务农，终此生再涉足京畿一步。”

“什么？”刘蓉吃了一惊，看曾子城脸上却无半分玩笑之意，他小心地走到曾子城身边，盯着那对黯淡无神的三角眼斟酌道：“伯涵此言当真？”

“嗯。”曾子城坚定地点了点头道：“孟容不必多言，我意已决。”

“万万不可。”刘蓉一把拽住曾子城的袍袖，脸上惊骇不已：“以伯涵之能大可不必将出身放在心上，现在自当全力应对朝考才是正途。回乡云云切勿不可提起，君不知‘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谁知他的话引来的是曾子城满面的懊悔之色，正待细询，曾子城已经颓然站起：“我在白日里得罪了当今权臣，就是参加朝考也恐是陪太子读书，不如趁早回乡的好。”说着话径自站起身，迎着雨拐进了西头的客房。

刘蓉独自站在棚下愣了半晌，不知曾子城话里得罪了权臣做何解释。心想他们有别两载，虽晚饭前才在此间重新相认，可这曾子城的脾气却一点儿也没改。他这段时日游历湘乡，多次闻得曾伯涵才思敏捷胸怀锦绣之名，今若放弃朝考岂不可惜？在刘蓉心里，早已将曾子城当做知己挚友，认定他将来必定前程广阔，故沉吟着向他房间走去，想详询这得罪权臣是什么意思。谁知刚走到曾子城客房门口，就见青布衣衫的店掌柜正探头探

脑地往这里查看，他一摆手，将店掌柜唤了过来：“有什么事？”

店掌柜看到出手阔绰的刘蓉，立时换了副笑嘻嘻的面孔迎上来道：“小的不知刘爷和曾爷竟是相识。咱们店今儿盘店，所有客官都赏了房钱，看到曾爷账面上还记着十二两银子的房饭钱，就过来问问……”刘蓉一摆手打断了店掌柜的话，从口袋中摸出个京锭丢给他：“欠了十二两就来聒噪，给你结了也就是了。”店掌柜拿起来瞅了半天，直确定是个九八成色的头号银元宝，才赔笑道：“店里的夹剪坏了，不如明日一早买来再兑给刘爷可好？”

“算了，余下的先挂在曾爷账上吧。”刘蓉说着话推门进屋，看到曾子城和衣倒在床上，像是睡了。他一屁股坐到床上，才看到床头齐整地摆着一套崭新的精装元祐本《资治通鉴》，遂笑道：“我道你才来了几日就开始欠银子，想是都买了这套《资治通鉴》。”他的话刚说完，就见曾子城已经坐了起来，说道：“我可不是向你来打抽丰的，只是近日看到这套书实是想买得紧，方才还想寻人借点钱呢。”

“不是早就惦记上我的荷包了吧？”刘蓉就着话说了几句玩笑，然后话锋一转，问曾子城刚才说得罪权臣是什么意思。就见曾子城从包袱里摸出个尺把长的白铜雕龙水烟筒，从腰间的烟袋里捏了一把烟叶子添上，点着后深深吸了几口才告诉刘蓉——他这次来京师其实是带了几百两银子的，原是合计着拜见座师、寻门子都用得着。谁知道除了早前买书外，白天里还遇到了件特殊的事情，竟把带来的银钱花得一干二净，还无端地引出了场祸事。

原来当日曾子城龙门看完榜后，就没和一道前来的几个同乡去打茶围^①，而是独自穿过大清门，在棋盘街上闲逛。方才细细看了几遍，自己的名字没在头甲二甲的金榜上，倒是在最后三甲的榜单里发现了。这对曾子城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无论如何这辈子是坐定了“同进士出身”，就算朝考得了第一也难以在同僚面前风风光光地拱手抱拳，说声“天子门生”抑或是“卑职乃道光十八年进士出身”了。虽说只差了一个字，但谁都知道这“同进士出身”在朝廷里无异于下里巴人，往往低人一等。

^① 旧时谓至青楼品茗饮酒取乐。

怎么办？回去？曾子城拿捏不定，正犹豫间才发现已经走进了街衢之中，身边人群熙熙攘攘，搭架着各式席棚，耍百戏的、算卦解梦的、摆摊卖货的……喧嚣震天，身边高低错落的小吃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

“驴打滚、驴打滚，正宗南城豆面儿驴打滚！”

“艾窝窝——吃一个香俩的艾窝窝！”

“豆汁焦圈啊，北京城一绝！”

“卤煮火烧，一碗香一天！”……林林总总，搅得曾子城脑袋里也如这市井般，像一锅浆粥。他正琢磨着是不是走错了地方，该回客店清静清静时，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传进了耳朵。他寻声瞧去，却见远处酒肆门前围站了不少闲人，正望着石阶上一对痛哭的母女交头接耳。再远点儿的地方，几个长随打扮的汉子正虎脸叉腰地站定，都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曾国藩好奇地挤过去，向身边卖豆腐的老汉打听经过。

“作孽啊，这对母女早先借了穆管家的银子，在这里卖唱偿还。今日到了账期，穆管家带人来催，说要是还不了银子就得把女儿香兰给了穆管家做填房。她娘杜刘氏自然不愿意，又拿不出钱来，索性就拉着香兰在这里大哭起来，也有小半个时辰了。”

老汉给曾子城端了碗豆浆，用小勺边加糖边絮絮叨叨地把经过说了。曾子城斜睨瞧去，看这唤做杜刘氏的女人约有四十岁光景，套着身半新不旧的棉布蓝衫，怀里抱了把琵琶，正跺着脚痛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像是伤心欲绝的模样；她身边的女儿香兰倒是长得标致水灵，能有个七八分姿色，穿着淡黄绣花衫子和小花的葱绿长裤，正低头陪她啜泣。

曾子城心里隐约一动，暗忖这香兰看样子不过十五六岁，样貌清秀无比，怪不得被这穆管家看上。他心里如此想法，身体自然偏向香兰，不由得多看了两眼。谁知这杜刘氏原是烟花女子出身，见多识广老于世故，见此情景知这半个时辰的痛哭没白下工夫，忽然之间冲上去抱住了曾子城的右腿。

“大老爷啊，我相公病死时发丧，我只借了穆管家四十吊钱，如今这二百两银子如何还得了啊，你要给我做主……”她哭得惊天动地，直把个

曾子城搞得手足无措。他抬眼望去，那长随打扮的几个汉子在远处面带轻蔑，正嬉笑般望着他。他舔了舔干涸的嘴唇，只觉一股热流从身体中激涌至头顶，本性中的怜悯立时占了上风。他试着把腿往回收了收：“到底你欠这穆管家多少钱？”

“现在连本带利是二百两。”杜刘氏戛然止住了哭声，慢声细语地说道：“我男人经人介绍在穆府里干活，谁知道没几日就得心疼病死了。发丧时穆管家说看我们母女艰难，拿了四十吊钱与我，当时并没说是要滚利息的。后来过了半年才找我要钱，已成了一百多两银子。如今逼着我母女还他二百两，否则就让我女儿做了他的填房。谁知道他是不是早就瞅上了香兰给我们设局，巴不得想再娶房小媳妇？”

曾子城皱了皱眉，约莫杜刘氏说的不是谎话，只轻轻叹了口气，想起赴京赶考一路所见尽是民生凋敝，遍地疮痍之色，恻隐之心大动。凝思片刻，从口袋中摸索着想找张二十两的银票给她聊表心意，谁知手伸到怀里才想起近日花销颇大，身上正巧只余两张一百两的银票，教他如何舍得掏出来？

这一犹豫，他又觉在众人面前有些不好意思，只得一狠心把两张银票都塞到女人手里说道：“算了算了，这银子你拿去还了穆管家，好生过日子吧。”谁知道杜刘氏还没说话，远处几个长随已然面面相觑。其中一个黑面虬髯的汉子站出来冷哼一声，向着曾子城喝道：“你这举子好不知趣，快滚快滚，别多管闲事！”

曾子城抬头望着他们，鼓足勇气冷哼一声，淡淡地说道：“此距皇宫咫尺之遥，天子脚下难道还有人敢强抢民女么？她欠你二百两银子，我予她还你有何不可？”听闻此言，虬髯汉子上下打量了曾子城许久才问道：“你何人？”

“湘乡曾子城。”曾子城索性昂起头，只觉得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但听身边背后隐隐传来几声叫好。这下他愈发得意了，挺直腰杆正色道：“天下之事本应天下人管，再大也抬不过一个理字，你家主子如此为非作歹，以还钱之名逼迫良家妇女填房，难道没有天理王法么？”话说到这儿，瞥

见面前粗壮的几个对手，曾子城心里又有些不安，遍观周遭围观的人不少，约莫着穆管家这些长随应不至当街动手吧？谁知他的话音刚落，看热闹的已经有几人参差不齐地叫起好来，这下倒也给他壮足了胆，隐隐松了口气。却见虬髯汉子左右瞅了瞅，狞笑着接过杜刘氏手中的银票，扬长而去……

刘蓉端着茶杯听曾子城说完白天之事，才沉吟着问他可知这穆管家是何许人也。就听曾子城哼了一声，说道：“等他们走了，我才知道这些人竟是穆府二管家穆禄的长随，而要将香兰带走当填房的人正是穆禄。事后细量，才惊觉竟办了孟浪^①之事。”

“难道是当朝文华殿大学士，工部主事穆彰阿的二管家？”

“没错，这穆禄正是穆彰阿的二管家。”曾子城苦笑一声，问刘蓉道：“你说我还能去参加朝考么？”

刘蓉想了半晌，忽抬头道：“此次从湘乡赴京，听到桩轶事甚是有趣，不知真假，索性说给伯涵听了。”

说着话也不待曾子城回答，就自顾讲了下去：“传闻乾隆四十九年，在吴县童试中有一学生终日端坐，不离试席且风度凝重。知县李昶亭见此甚为惊奇，便上前考教，出对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谁知此学生即刻答曰‘韩昌黎为百世之师’。李昶亭见他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气度非凡，遂生好感，又问横批曰‘青云直上’？而学生则以‘朱绂方来’答对。李昶亭叹道‘此生胸怀大志，他日定堪大用’。”

他的话刚说完，曾子城就已坐直，面带敬色接道：“后来此少年果然入阁拜相，即是当今大学士潘公世恩。”

刘蓉点头笑道：“潘公少年就有大志，后来才有了大作为。另外你不知的是潘公虽贵为状元，但当年初入仕途也颇为不顺，几遇不保，经大志大恒才得翰林院修撰之职。伯涵今日怎能为此细枝末节的小事就打退堂鼓？再说我当你所言是得罪了什么权臣，原来只是个穆府的二管家嘛。我思量这穆彰阿未必是心胸狭隘之人，你不如主动去拜访他，说明缘由或能取得谅解也未可知。既立志要做‘国之藩篱’，那持之以恒必不可懈。想当年越

① 鲁莽冒昧之意。

王勾践卧薪尝胆二十余载方才一雪前耻，那是何等样的恒心大志？”

刘蓉的话如锥刺般使曾子城大为触动，正思索发愣，就听刘蓉续道：“朝考是进翰林必经之途，且我朝同进士出身的名臣也不在少数，伯涵不试怎知自己不行？在我看来，伯涵他日必当封阁拜相，今日之事，不足挂齿。”

浓厚狰狞的乌云已经开始逐渐消散。曾子城点了点头，心底也着实不愿就此离京回乡，方才头脑一热说出回家务农的话，稍待少时又自感可笑。想到此处，他长叹一声方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亦有成就‘国之藩篱’的雄心大志，既然如此，那我就去穆府走上一趟，这穆彰阿是我的座师，也应去拜访的。想我一片至诚至信之心，他穆彰阿断不能为难。再说如真的不试上一把就回乡务农，只恐连一成希望也都没了，真是惭愧得很，只盼孟容不要见笑罢了。”

说到这里曾子城站起身，拿了刘蓉的雨伞就往外走，急得刘蓉又撵了出来：“拜门子哪能不带银钱。”说着话不由分说地往曾子城手里塞了一大锭银子。

可他俩却都小看了穆府二管家穆禄，此时此刻的他正酝酿着针对曾子城的一场阴谋。

英雄救美的代价

穆彰阿的府邸坐落在朝阳门内的烧酒胡同口，早年间这里曾是名相张廷玉的一处私宅，规模上虽不如近临着的恒亲、怡亲两座王府宏大，却也蕴蕴茵茵，占了百十多亩的地方，相当轩敞舒适，在京城百官中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

此时已近傍晚，萧瑟的冷雨却还不断头儿地下着，或淅淅沥沥，或飘飘洒洒，又卷着重雾阴风不知疲倦地从门缝往屋里钻。此刻穆府大门东侧的排房里，一群长随书吏正围着炉炭火陪二管家穆禄吃酒。这穆禄年约五旬，五短身材，粗黑面皮；尖脸窄下巴，金鱼眼，鹰钩鼻，一对暴牙龇出

老长，被烟酒熏得黑里透亮，怎么看都让人别扭。只见他从桌上的碟中夹了块猪头肉丢进嘴里，边嚼边含糊不清地叹了口气：“不知道我老穆平日里如何得罪了老天爷，想迎个填房都被个臭举子搅了好事，真是窝气。”

“穆爷不必丧气，那香兰长得瘦小枯干，有啥好的。改日小人们给爷惦记着，凭穆爷这身份找个好的还不是小事一桩，何必自寻烦恼？”一个中年书吏讨好地给穆禄续了杯酒，拿捏着找话劝慰。却见穆禄冷哼一声，仰脖把这杯“大烧缸”径直灌进了肚，红着脸粗声道：“人争一口气，佛为一炷香。香兰做不做我的填房其实无关痛痒，只是这小小举子当街驳了我的面子着实让人下不来台。也就是这几年穆中堂提携我做了管家，再加上堂兄赵爽在朝为官不能给他惹事，否则依着几年前的脾气我早就提刀去寻这个曾子城的晦气了。”

“这个自然，谁不知穆爷是绿林好汉出身。”另一个年轻书吏赔笑道：“听说当年穆爷只身闯过黑虎寨，以双拳独斗四十余人全身而退，可是有的？”

他的话似乎正中穆禄下怀，只见他霍然大笑，脸上带着些许得意之色：“没错，那还是我少年时的事情。只因有个本门师弟与黑虎寨的人起了冲突，被他们掳去。我便代师傅出头，只身闯进黑虎寨，与他们大寨主‘擎天虎’刘久六恶斗了三日，终于救了师弟回来。”

“穆爷真乃神人也。”中年书吏端起杯子给穆禄敬酒，又道：“我蔡九虽为一介书生，平生却最佩服穆爷这样的侠客。”

穆禄得意地把酒喝了，噙着牙花子对蔡九说道：“你也不简单啊，谁不知道全穆府鬼点子最多的人就是你这家伙。我听说前日里一个叫孙长昇的想找穆相补缺，门子竟寻到了你这里。你这厮便把拜帖中他的名字里的昇字下的升写得比蝇头还小，日字倒是硕大。于是穆相第一个把这叫‘孙长日’的唤了去……”他的话还没说完，周边众人已是笑声一片，有人打趣道：“不知这姓孙的真补了实缺到任上是该叫长昇呢还是长日？要是真人如其名，恐怕也没别的时间处理政务了。”

蔡九嬉笑地陪众人喝了几杯，对穆禄道：“在下初来乍到，让穆爷笑话了。”

“定是你拿了这孙长昇的银子，又趁老爷事多不能全见，便弄出这么个